



イ	4
1544	
54	



14
1544
54

古雋序

古雋者升菴讀諸子書摘錄古雋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唐馬總有意林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篇者此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不讀矣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古雋序

古雋者升菴讀諸子書摘錄古雋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唐馬總有意林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篇者此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不讀矣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古雋卷第一

成都楊慎輯 綿州李調元校

五帝銘 皇覽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
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
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
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罔
罔不滅炎炎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
網羅豪末不札也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拜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武王曰如尚父言因是爲戒

隨躬

衍湯言

說苑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古遣將禮

淮南子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
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
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
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
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之將已受斧鉞荅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
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
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

一言之命於臣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也鑿凶門而
出乘將軍車載旗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
顧必死無有二心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益爵
祿割也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言有罪顧
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洽乃編
素辭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
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
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
谷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
而後無餘害矣

求后古禮 白虎通德論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諸侯昏禮以屨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珎之琮不珎之屨禮夫人真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論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

后夫人進御禮 尚書大傳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大師奏鷄于陛下然

後鳴玉佩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辭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廷君出朝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賓九人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凡進御君所女史必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明紀

魯師春姜說

古師春

婦人之事夫有五平日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
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
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息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虞巡狩傳

虞夏傳

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
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
焉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
儀伯樂舞饗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
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

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
朱子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
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
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
歌曰縵縵拜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
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

洪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
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其
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

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
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一事一曰貌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
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
痾時則有青青祥次二事曰言言不從是謂厥咎
僭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
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青白祥維木
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愬厥咎舒厥罰
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
羊禴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青赤祥維水沴火次四

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
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
痾時則有黑青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之不
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陰厥極凶短折時則有
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
痾時則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
時則有蛇龍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
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見辟沴曰
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

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
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
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
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
鮮之功禦貌於喬忿以其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言
於訖衆以其從其從祭之參乃從禦視於忽似以其
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
祭之參乃從禦土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乃從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

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
曰格祀曰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祀也曰若
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
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
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
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
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
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

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羊羔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荀子論詩

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正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汚土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毛萇說詩

巷伯云哆兮哆兮成是南箕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其室隣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

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文仲子論幽風

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

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幽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

劉更生論春秋 說苑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旣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

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善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何邵公乘馬制

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孔子論御

韓詩外傳

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興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駒也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興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興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禦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進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列子說御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

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淮南子說御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諸投足調均勞佚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

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還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指招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鷗鷖於姑餘騁若絕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荀子論聖人

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乎其有終始也猷猷乎其能長久也樂樂乎其執道不殆也炤炤乎其用知之明也修修乎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乎其有文章也熙熙乎其樂人之臧也隱隱乎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荀子引古傳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歡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

荀子引孔子遺言

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

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古雋卷一畢

古雋卷二

成都 楊 慎輯 綿州 李調元 校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余命汝朕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爭率乃敵僚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余於艱阻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城差正饗繼命於外內之事中

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履司敗乃
靈司保少臣惟輔咸有九處禹之都丕顯穆公之孫
其配撒公之妣而餗公之女雩生叔是僖于齊侯之
所是小心共濟靈乃考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
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鑄玄鏐鑒鑄乃用
作鑄其實鍾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
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
而九事畏若鍾鼓外內斷辟都俞造而屏臬母或承
類

周齊侯罇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陘公曰汝及余經乃先
祖余旣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
事而弘厥乃厥心余命弘政于朕三軍成朕師旗之
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此乃
死事穆和三軍徒衎雩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
敬共辭命汝應肅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勲于戎
攻余錫汝釐都膳爵其祿三百余命汝佑辭釐造國
徒僕爲汝敵寮乃敢用拜手稽首弗較不對揚朕辟
皇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
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季汝敷余于難卹虔卹

不易左右余一人余人汝差饗爲大事繼命于外內
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溫卹汝以
卹朕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
魯和協而九事俾若鍾鼓外內開辟造而屏臬母或
承類汝壽考萬年承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字盡
義政齊侯左右母央已至于葉曰武靈成子子孫孫
永保用享

姜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政先姑公晉邦余不
辰安寧經維明德宣邇我猷用昭君辭辟委揚乃先

烈虔不墜諸覃享以寵我萬民嘉清錫我虔賁于
勿廢文侯顧命俾貫通弘征殛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寶尊尋用康西夏妥懷遠廷君子晉姜用斲綽綰眉
壽作敷爲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峻保其子孫三壽
是利

六合解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
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
爲合孟春始羸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
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短季夏

德畢正月不溫七月不涼二月不風八月雷不藏三月風不衰九月無降霜四月雷不見十月蟄虫行五月陽暑不蒸十一月不合凍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喪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昆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雹十二月凋類不見六月五穀不貫此謂月衝

九土解

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拜土正中翼州曰中土西北括州曰

肥土正北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陽州

曰信土

此神農九州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數倍於禹貢之九州

按晨土淮南子作農土高注可據此或係御覽所引邛州各本俱作次州

括地象解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之部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一千里神物之所生仙人聖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層城也中國之地左瀆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堯舜禹時七千

里隨德優劣也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
崤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蜀漢之土與秦
同城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卽隈礙隔以劍閣窮險
極峻獨守之國也周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荆山南
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玉屋望梁山有南田之寶浮
池之淵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澤之流飛壺井
陘之險至於潁陽涿鹿之野燕却背沙莫進臨易水
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齊南有
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海而東

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魯前有
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曲阜
尼丘衛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
指黎山宋北有泗水南迄睢渦有孟諸之澤碭山之
塞也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
阻之國也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
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南與楚爲隣五嶺以
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東越東海
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洽嵩海深
險絕之國也

竟九州之渥地也亦
出括地象今附此

五音解

管子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七觀解

孔鮒曰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可以觀治堯典可觀美文心雕龍云標七觀

山書

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

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裸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

井田記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事始

呂覽

大撓作甲子點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義和作占日尚
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祝融作市
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赤翼作白乘
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
巫咸作筮

客說周公

韓詩外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
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
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

則翁翁徐言則不開言乎將母周公唯唯旦也踰明
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

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
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揀人之急也大詩曰豈敢
憚行畏不能趨

管仲辭桓公鰲

桓公禮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齊戒召
管仲管至公執爵大夫執尊鰲二行管仲趨出公怒
曰寡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父
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

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蓋悒如也

惠盎諫宋康王

惠盎諫宋康王康王蹠足謦刻疾言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矣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人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四累之上也

大王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諒毅使秦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王憂之左右曰使者三往而不得通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諒毅至秦獻書秦

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則使者歸來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曰趙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

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與涇陽君二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刻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行無乃傷葉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樂懷子諫田獵 說苑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

合矣吾亦以卒獵而後吊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畠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畠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畠哉遂輟田

柳下季對岑鼎 呂覽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柳下季對曰君之敗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

魯君之國

赤章蔓枝諫夙繇 呂覽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宛春諫衛靈公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日公狐裘坐熊席陬隅有鼃是以不寒矣民則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

靈公以下品覽贊辭也

狐援說齊湣王

通鑑狐喧正義斬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喧即援也

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十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庭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鼎陳之庭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

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鮓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北千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呂覽

無鹽女說齊宣王

新序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客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衣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謁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盛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揜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

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

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虞史伯夷歷術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氷泮發蟄百草奮興秬鳩淖物乃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奮興大戴記作權輿秬鳩淖戴記作瑞雉無釋

古雋卷二終

古雋卷第三

成都楊慎輯 綿州李調元校

雍門周以琴說孟嘗君 桓譚新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鳴條則傷心矣臣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

古詩 卷三 一
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闔洞
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楊激楚舞鄭
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載羽旗
鼓吹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圉强弩下高
士格猛獸置酒娛樂半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
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
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
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
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
而報弱薛猶磨簫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

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
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
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
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
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卽角
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爲之增歎戲流狼戾而不可止而就之曰先生
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或謂楚王 戰國策

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天下臣願大王之聽也夫
因詘爲官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裁少爲多智者

官之天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六君能之禍與福共
貫生與亡爲鄰不編於死不編於生不足以載大明
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天
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幾上于主心下牟百姓公
而私取利是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蘇子說齊閔王

國策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
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
權而務興於時夫權籍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
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

于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
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
何則權籍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重
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
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
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
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
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籍力魏而有河東之地
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代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
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

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
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一國勤行之者
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
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
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
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
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
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
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而
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

下徧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
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
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
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
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義莫若後起而重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
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
行此則名號不懷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
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畜積朽腐而不用

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

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理之形者不約親不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

古集 卷三 五
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
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
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腸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
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
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
有功也軍出費中哭立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
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宗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
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
矛戟折鏑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
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

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
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襍總身窟穴中
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
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
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
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
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
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攻戰而滅二子之
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
壯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

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
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
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
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
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上多死而兵益
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
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
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
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非徒示人以難也又

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事露國而多
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
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
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
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
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
有百萬之兵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
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
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

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
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
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
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
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
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
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
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
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

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與必衆故以一秦而
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
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
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
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
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
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
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
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
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

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
行按兵於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
秦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
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
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
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
間折衝席上者也此策凡二千四百六十字極其長
行而與折精神互應明哲讀之惟
恐其終篇千載而下猶若抵掌蘇
秦文筆妙古今可以泣鬼神矣

蘇代約燕王策

國策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楚齊得以有枳宋不

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
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
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
舟出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於甲
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
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王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
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
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王告
魏曰我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道南陽

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疆弩在前銘戟在後
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楊決宿
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
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
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
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
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
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
欺寡人必率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
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

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阨苟利於楚
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黽阨爲楚罪兵
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
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
石遇敗於馬陽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
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
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葉蔡適楚
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
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奉之所殺三晉之民

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奏之孤也西河之外」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說淳于髡

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宜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八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

市一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爲伯樂乎臣獻白壁一雙黃金十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於王而見之果善蘇代

荀卿謝春申君書

國策

荀子爲書謝曰溺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刼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制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

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
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
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
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
邱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
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痰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
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也其
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
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玦隋珠不知佩兮褱衣與絲不

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
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
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汗明說春申君

國策

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
折尾湛肘潰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
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
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
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
沉滂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被僕使得爲君高

鳴屈於梁乎

鄒子折公孫龍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與其徒基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辨者別殊類殊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辭音抒 舒也意通旨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不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矣夫繳音糾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

皆稱善

劉向別錄

家語致思篇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貢曰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非心於刪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聞使齊楚合戰於泝瀆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着編

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以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閭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言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子路抗手而問夫子何選

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口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子張論哀公不好士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趄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昔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爲龍屋室雕文以宣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非子論龜策鬼神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騶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歸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道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涓攻榆兵而南則鄣盡矣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寶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四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張逆熒惑刑星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孟子天時地利之說亦是此意孟子之言簡而明韓子之言曲而盡亦同而意也

賢良說奢侈踰制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出驅殲罔員掩捕麋鷃耽湏沉猶鋪百川鮮羔雉幾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溫韭浚芑蓼蘇豐奕菜毛果龜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複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棧楹土頴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

幹增梁雕文檻修堊憂飾古者衣物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元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扼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駢貳輜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褱褱合不緣夫羅紈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

縑練者婚姻之嘉飭也是以文繪薄織不粥於市今
富者縗繡統中者素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襲
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統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統也
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幹不衣長轂數
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
韋柔草常民染輿大輅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
極結綬鞞杠中者錯鏤塗采璊斬飛鈴古者鹿喪皮
冒蹄足不法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豹袪庶
人則毛綉粉彤樸狝皮傳今富者鼉鼉狐白鳬翥中
罽衣金縷燕鼉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鹿

而已及其後草鞮釐成鉄鑣不飾今富者顗耳銀鑣
鍔黃金琅勒罽繡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
畫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
器用卽竹柳陶匏而已唯山瑚璉豆而彫文彤漆今
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鐘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
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
天子今在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焠豚以相饗其後鄉
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飲而已及其
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飲藜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
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麕卵鶉鷄橙枸飴醢醢衆

物雜味古者庶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晨昏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臘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陌仟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牧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推牛擊鼓戲娼儷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營

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鷄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得得求福故祭示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亨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食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之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卽采木之杠葉藁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帷幄塗

屏錯跗中者綿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蕝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单莞庶人卽草蓐索經单蘭蘧蔭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獐皮代旃闌坐平莞古者不粥維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穀施成市市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拘膾馬腩煎魚切肝羊淹鷄寒蜩馬騮日蹇捕脰羔豆賜鶯羹自鮑甘瓠熱梁和炙古者土鼓田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瑟琴往者民間酒食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

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箏調琴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望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梓棺槨槨貧者書荒衣袍繒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棣偶車轡輪匹夫無貌領相人衣紕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上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罍噐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謠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於小坐而責辨歌舞
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
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
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未貉繁路環佩中者長
裾交褱壁端簪珥古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
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 敬死以奢侈相
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
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
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

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
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
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
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
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
飾僻而飾亭落邑居邱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
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
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
姓或袒裼不完而犬馬蒯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
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

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萬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踰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蠻貊無功縣官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日暮不瞻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尙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輓輶草寫今富者草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芟狗官

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鋌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玉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逢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頓不以道理名宮之勞廬舍邱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

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
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思之端
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
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
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
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復生之蠹
也墮成變故復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棖用百人
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
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耳脆功積於無用財
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卽政怠人

病聚不足則身危

荀子對應侯論秦

應侯問荀卿曰入秦何見荀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
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
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汚其服不褻甚畏有司而順
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
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
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有無私事也不比
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
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怵然如無治者古之朝

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謬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師曠論齊桓公

新序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功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

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驅之亦君之力也

純音準
緣音怨

淮南論九遁

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通流通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櫨栳構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灑滅菱杼紵抱芒繁亂澤巧僞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抑滅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遘迴以像澗渚益樹蓮菱以食魚鼈鴻鵠稻粱饒餘龍舟

以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
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
際青雲大厦曾加擬於崑崙修爲牆垣甬道相連殘
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驚而
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疏鏤
以相繆紵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昭耀輝偃
蹇參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明抑微
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籩蔕纏錦綿穴以數而疏此遁
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
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噓以銷銅鉄靡流堅鍛
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不以爲炭燔草而
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掠天光下殄地財此遁
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南宮邊子論周公封魯

說苑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
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
而封營邱爵土等其地不若營邱之美人民不若營
邱之衆不徒若是營邱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
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呂覽論封建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子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

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以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少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室也故曰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鄣鄣湯之本國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籍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

呂覽論察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愛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食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尸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使人問之丁氏

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巳亥也已與三相近亥與豕相近至於晉而問之曰晉師巳亥渡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楊子雲論秦并六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迄始皇三載而成句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強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句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句曰始皇方斧將

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

荀子論義利

義與利入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鷄豕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下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

貧窶者有所竄乎

荀子論強弱

用強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力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爲我鬪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右出荀子王制篇總論王霸三者之不同全篇

皆奇偉而此段論論精確又辭密致如寶塔層出玉環無端可日誦之以爲驚策也

荀子論諸子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天論 篇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
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
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噉也由法謂之道盡數

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
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
常而盡變一偶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
猶未之能識也 解蔽篇

荀子論精藝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
稷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
作 車乘杜作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能兩能而
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

荀子論子發辭賞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具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之爲也彼先王道德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祿庶人益地是以爲善者難爲不勝者沮上下一

心三軍同力是以事事成而成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按獨以爲私靡豈不過甚矣乎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孫伯論吳亡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八公論秦亡

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萬使蒙公楊翁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施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甌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

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下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

楊子雲論李仲元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細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子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問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貢曰育貢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修己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

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是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貢其猶侮諸

宋玉荅或問

新序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王何談說之不揚計書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元鰲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昇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躋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

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
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
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超超此之謂
也

宋玉讓友 新序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
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我宋玉
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饒盖一旦而走五百
里於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

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縲
則雖東郭饒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縲
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
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古雋卷第三

古雋卷第四

成郝

楊慎

輯

綿州

李調元

校

叙湯使伊尹就桀

呂覽

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

紛紛分其情難得干辛

桀之使臣

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

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

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

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

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

伊尹伊尹奔夏二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

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相與聞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適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叙武王使人候殷呂覽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匿勝良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

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形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選車三百虎賁三千至鮪水商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何也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

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

叙武王定殷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剋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烏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日未明以前也猶云遲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叙周宣王殺杜伯

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旣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錡與伯皆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王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王甫曰殺祝以謝宣王乃殺祝以謙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

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
圃田從人滿也日中杜伯乘白馬表衣司工錡爲左
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以射宣王
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右出顏之推冤冤志然北齊之世豈有此筆力哉
蓋國語刪去之餘而之推據書之耳當表出之

叙韓褐子不祈河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
俛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福也未得
事河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安水而運甚

殆治裝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
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議言未已舟汎然行韓褐子
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鬼
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叙王孫商反趙

說苑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喋
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
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對曰
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有一人質於趙
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五日而令卑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之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叙宋就瓜亭息爭

新序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勸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窺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

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益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

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旣不善胡足效哉

叙楚屠羊說辭賞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畏難而避寇

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叙趙襄子襲代

呂覽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塋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塋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

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畫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太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聞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妻遙聞之狀磨鋒以自刺

叙士尹池覲宋

目覽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隼於
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
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宮人也爲觴百也觴履也吾將徙
之其父曰吾恃爲觴以食二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
求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
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宮也
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
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臣者能
得民仁者能用入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
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

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大三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

叙邱成子卹右宰穀臣

呂覽

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曩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候也何漂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也乎倍衛二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

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也再過謂之漂過

公孫龍進善呼者

淮南子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曰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仁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田鳩說秦王

同上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其悅之予以節使於秦王因見予之將軍節惠王而悅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二年不得見元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薛燭說劍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

名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試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王請不得已乃若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檀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和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臺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斧絕鉄鏹胷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鈍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帷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萃粹如芙蓉始出觀

其銛爛如日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澮觀其斷山巖如瑣石觀其財煥煥如水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繫橐蛟龍捧鍾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純鈞三日勝邪魚腸湛盧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繫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

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秦炙魚者引劍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赤塵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李園納媚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經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

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卽元不我汝求
謁于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
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
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鼓琴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
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
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
君曰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
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旣歸告女環曰吾辭
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

待之春申君到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
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
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
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不負於夫人爲之奈
何無泄此曰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
潘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
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
子男君卽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
之邦中有好女申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烈
王悅取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

園與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
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復懷王使張
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禮八音解

魏明帝

金音鏗鏘以立橫橫以勁武故金音正則人思武矣
石聲硜硜以致死故石音正則人思守節矣絲音衰
衰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
濫以立會會以取聚竹音正則人思和浴矣土音濁
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人思寬厚矣革音謹
謹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矣匏音啾啾以立清

清以思志匏音正則人思愛恭矣木音直直以立正
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已矣

八風辯 服虔

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草其風廣莫艮音
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
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易緯通
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
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闐闐風至立冬不周
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
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

風是其調融同也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埙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箏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祝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立春至春分爲震春分至立夏爲巽立夏至夏至爲離夏至至立秋爲坤立秋至秋分爲兌秋分至立冬爲乾正冬至至爲坎冬至至春分爲艮每節四十五日

古雋卷第四

風是其調融同也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祝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立春至春分爲震春分至立夏爲巽立夏至夏至爲離夏至至立秋爲坤立秋至秋分爲兌秋分至立冬爲乾正冬冬至爲坎冬至至春分爲艮每節四十五日

古雋卷第四

